

崇尚技能

促进共富

徐国平

技能是劳动者的立身之基，是产业（行业）、企业的立业之本。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必须高度重视技能，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带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增效，员工增收”，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任务目标。近期，浙江省出台了行动方案，争取在2026年建成职工技能建功最强省，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确定了时间表。

技能是中华老字号传统企业的传家宝。茅台、冠生园、杏花楼、全聚德等百年老厂（店）历久弥新、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世代传承的技艺、产品和服务，因为有精湛的技艺、优质的产品，这些老字号品牌长期来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在满足群众需求，促进消费、传承和展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奉化的服装、机械、食品等产业和新兴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一直以来也十分重视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营造“尊匠崇技”的氛围，健全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机制，不仅通过定向职业教育，工厂实习、“师带徒”帮教，企业继续教育，而且建立健全了激励机制，通过比武竞赛、选树典型，拓宽晋升通道，持续做好技能人才评审、认定、晋升、奖励工作，促进员工不断提高技能、成长成才。

服装产业是奉化的传统产业，“红帮裁缝”以百年的匠心和精湛的技艺“收天下”。当年，奉化服装企业初创时，大多经历过手工缝制的过程。从衣片上打线钉标志算起，直到成衣，一件西服的手工缝制工序多达230多道。单是各个部位的针法，就有扎针、顶针、拱针等13种之多。当时从上海等地回老家任教的退休老师傅手把手指导工人学习这些技能，带出了一批勤奋好学、技艺精湛的徒弟。以后逐步引进先进设备，服装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当今，罗蒙、爱伊美、长隆、丹盈、艾盛、千虹等52家规上服装企业继承“红帮”基因，结合现代科技元素，正在续写时尚新篇。重视技能，追求完美、推陈出新是这些企业经久不衰的关键因素。从面辅料的选择、裁剪的精确度、缝制的工艺上都力求精益求精。虽然现代服装制作应用数据驱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离不开员工的匠心精神和技能。一次我与罗蒙集团董事长盛静生座谈时他说，罗蒙每年定制的100多万套西装，回收率不超过1%，靠的就是“红帮”文化的精髓——重视技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追求完美，这样才能打造出优质产品。

气动产业是奉化的优势支柱产业。现有气动元件生产企业31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5家，从业人员1.5万人。建立了国家气动产品检测中心和10余家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为核心的科技研发体系，成为国家气动元件产业基地和出口生产基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区气动产业开始起步发展，从小到大，从几家到几十家、几百家，成为支柱产业集群。亚德客公司落户奉化，更为奉化气动产业树立了标杆，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大中小企业、高中低产品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这些企业能稳健、快速发展，除了全面实施“品牌发展、创新发展、集群发展”三大战略，加大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和技改投入外，还高度重视员工的技能培养、激励和成长。亚德客、索诺、佳尔灵、宇宇等气动骨干企业都通过岗位技能提升，固本培元，强筋壮骨。这些公司负责人说，解决生产上的“卡脖子”问题，既需要实验室里科技攻关的顶尖人才，更需要流水线上让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高技能人才。因此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增加技能人才的薪酬，让技能人才的口袋更鼓，职业发展通道更畅通，让他们既有上升通道，又有政治荣誉、社会地位。如佳尔灵公司经常组织员工学习“阳明心学”，提升员工的心灵品质，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对以师带徒成效明显的高技能人才，公司还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津贴。

崇尚技能、施展技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除了工厂企业通过推进技能型建设，达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特别是技能人才增收”外，对个体劳动者增收致富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到目前为止，奉化共有79项非遗项目，其中有传统美食、手工艺等，如千层饼、牛肉干、生煎包子、米豆腐等美食，不仅深受本地消费者青睐，还吸引了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品尝。奉化有龙、风筝、古法制砖、造纸等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以打造共富工坊的形式，与乡村旅游结合，为农村振兴致富开辟了新路子。

创建技能型社会，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我区现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和工贸旅游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毕业生1200多人。区总工会按照“基层点单、工会下单、导师送单”的模式，邀请各级工匠、技术能手企开展技能培训，共进行培训158期，年均培训3万多人次，同时，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传帮带作用，破解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为进一步唤起个人和企业成为技能型社会建设主体的内驱力和持久力，区总工会搭建“共比共进”提升平台，举办区级技能比赛，承办省市级技能比武，遴选“浙江工匠”“宁波工匠”“凤麓工匠”。秉航、协诚、海威、松科等10余家企业也通过技能培训、比武等形式助力提高员工技能。溪口气动行业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一人一档”工匠码，形成领航、孵化、晋升、帮带为一体的“15分钟服务工匠圈”。

区有关部门和企业合力，建立技能价值激励机制，为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提供住房保障、租房购房补贴、子女优先入学等优惠政策，并建立企业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股权激励以及各种奖励制度，吸引更多技能人才在奉化落户，促进现有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更畅通。

据区人社社保局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区技能人才总量达16万人，占从业人员的40%，其中高技能人才5.4万人，占技能人才的33.7%。但是随着产业不断升级，劳动者职业能力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一些领域和产业仍存在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据有关部门数据反映，每年需要5000名技能人才和2500名高技能人才，支撑产业的技能型人才缺口约在15%以上。

全面推进区域技能型社会建设，必须进一步构建技能培育体系，高质量打造“大国工匠”金名片，健全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人才全方位、全链条培养体系；必须进一步构建技能创富体系，将“增技、增效、增收”三者紧密衔接，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构建技能生态体系，高水平营造“崇尚技能”新氛围，转变就业观念，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鼓励创建更多技能型企业、打造奉化先进制造业基地，聚合各类致富力量，促进加快共同富裕建设。

杨洁波

三味文学沙龙100期了，这个奉化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一月一期的约会，不知不觉间已经持续了多年。在三味书店暖色的灯光下，我们讨论过小说、散文、诗歌，讨论过经典名著，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邀请过许多名家名编，举办过各种新书分享会，也见证了奉化作家群体的成长。这个小小的沙龙，少时只有三五人，多时也不过几十人，没有章程，不涉及名利，只为交流，只为文学的初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

龙年春节刚刚过去，沙龙讨论了中国人独有的“年味文学”。有关年的故事总是和童年有关，莫言在《过去的年》里描写了农村熬腊八粥、小年祭灶、除夕守岁和迎财神等习俗。他说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但大人却总是发出深

我们的年味文学

沉的感叹。等人到中年，“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年的乐趣就少了大半，只感叹时光的难留。迟子建在《灯祭》中，讲述父亲每个春节都给女儿精心准备一盏小灯，用玻璃瓶和木头做成。女儿提着灯到各家各户串门，“在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小小的灯，寄托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许多年后，又寄托了女儿对逝去父亲的思念。在苏童笔下，春节又有另一番滋味。短篇小说《白雪猪头》中，物资供应紧张的特殊年代，母亲因为没能买到猪头，与肉铺售货员张云兰产生冲突。为了换一个猪头，母亲替张云兰做了五条裤子，不曾想张云兰却突然从肉铺调走了。眼看吃猪头无望，全家人都十分丧气。除夕清晨，张云兰冒着大雪上门来，送来了两个大猪头。苏童用猪头这个线索，把人与人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写得流畅自然。把白雪

冠于猪头之前，也让世俗人情有了一份纯洁的诗意。写过年写得最细致最温暖的，莫过于老舍先生。老舍在未完成的遗作《正红旗下》中，花很大篇幅写了一家人过年前后的点点滴滴。尤其是除夕夜，父亲和二姐灯下守岁，烧年夜饭，摆红枣柿饼，插松枝挂小元宝，从小贩手中买最后一茬糖豆冰糖葫芦，用再朴实平淡不过的语言，写出了人们在贫寒中守着希望的光。

说起过年，文友们也有许多亲身经历要分享。毛柯柯讲述了他当年在兰州参军，回家探亲要坐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买不到卧铺票，一连十多个小时站着。带着重重的行李，中间辗转几个城市，要仔细计算好时间和行程，生怕错过转车。火车人挤人的时候，甚至是从窗口爬进去。当时的毛柯柯丝毫不觉得苦，反而充满了回家见到亲人的巨大喜悦。

沐小风讲述了她和母亲精心准备年菜的过程。一道宁波人过年都会

准备的猪油黑芝麻汤圆——芝麻是自家庭院种的，用杵臼磨成粉，猪油是自己熬的，汤圆是一个个亲手包的。虽然忙碌琐碎，但用陈韵味，是任何买来的速冻食品都难以比拟的。

狂笑在看看守所工作过，他告诉我们，看守所里的春节也十分人性化，会做丰盛的年夜饭，也会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毕竟是过年，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境遇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希冀和眷恋吧。

“年味”这东西，大家都说一年比一年淡，但细细咀嚼，还是有许多滋味。就像我们奉化的祭灶果：油果、芝麻饼、米胖糖、黑芝麻花生糖、豆酥糖……日常很少有人吃了，但过年尝一尝，那种酥脆，那种香甜，和往事交织在一起，笑中含泪，百感交集——那就是年的味道。

三味夜话100



冰花

韩晓霞 摄

路上风景

原杰

记得有一次外出，一位同行朋友指着车窗外说，旅途中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看看，风光都要比目的地好！对此自己深有同感。诚然，现在国内很多景点一经开发，必是人头攒动；而且景点本身也或多或少会被破坏，让人腾不出空间和心境来欣赏。路上风景则没有这样的欠缺与遗憾，而且还会时不时带来意外和惊喜，发现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风景。如我在深秋傍晚的神农架深处，与一个晶莹静默的童话世界擦肩而过；在早春清晨的九华山溪边，同一个烟雾掩映的桃花源相遇。几年前的贵州丹寨行尤其让人难忘。

由在贵州丹寨挂职的一位同志组织，我们十几位人员去考察。下午在贵阳机场下飞机后乘上了旅游车，直奔丹寨。那位挂职的同志很肯定地说，最多两个小时便可到了，各位尽可以聊天、唱歌，一时车厢里热闹起来。可大概半个多小时后，车子开始摇晃。那位聊兴正浓的带队同志感到奇怪，说我每次乘车都是四平八稳的，今天怎么会摇摇晃晃。便问驾驶员几个小时可到？驾驶员回答要五个小时。他大吃一惊，同时也恍然大悟——怪不得外面看不到隧道和高架桥，原来驾驶员为省高速公路费用，走的是省道老路！随着山路弯弯曲绕，颠簸越来越严重，车厢里一惊一乍的。只有我默不作声，因为已开始被车窗外的景色吸引。

贵阳市郊外，到处是建设工地和白色的蔬菜种植大棚，这与其他大城市没有太大区别。可当车进入山区后，山势变得险峻起来。这里属喀斯特地貌，土薄石多，山上的植被少，没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可山石突兀奇异，与我们宁波的山貌迥异，给人强烈的刺激。同样给人刺激的，还有那些撒落在山野的陌生村庄。

印象深刻的第一个镜头，出现在车行一个小时候后，拐过山脚看到的一处农家小院。老的省道全国差不多，大多由原来的土路改建，也就是贴着村庄走，或者直接穿村而过。因而，车经过时旁边小村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三间茅草房，东首还有一间更小的泥屋，该是放农具什么的。红砖与黄泥垒起来的墙，条木窗，灰扑扑的看得出已很有一些年份。这座苗家小院就静静地矗立在小山的南坡上，四周是青翠的果树。

同样的苗家小院，我在深圳的中华民俗风情园里看到过，而且比这里的要新，质量也更好，可只有这里吸引了我，更确切地说是打

动了我。这里的房子看得出岁月年龄，摸得出生命热度，完全是原始自然的——呈现生活的原样。

在路上，还不时与去干活的农民相遇，或夫妻双双，或背着小孩，或牵牛赶羊，或扛着农具。那些上学（或放学）的孩子最调皮，三五成群，一边或说笑、或打骂，一边嘴里忙着嚼东西，看到有车过来，还不忘做一个鬼脸。当然，如果往远处看，一直连绵起伏的山野，那么农民劳作的场景，牛羊吃草的场景，云和风经过的场景，总之是原始的场景、新鲜的场景、自然不设防的生活场景，一幕幕映入眼帘，令人目不暇接，油然想起不久前读到的一位诗人题为《我的村庄》里的诗句：“我的村庄呀/诗质的泡桐挂满阳光/落到平原上便撒豆成金//母亲走了/谁还在秋后的庄稼地里/一粒粒拾起散落的渴望。”

而此行最难忘和激动的场景，发生在车行四个小时后，快接近丹寨时。当车在绕过又一个大山弯后，眼前忽然开阔起来：那是一个较大的盆地，一条南北流向的河，上面横跨一座长约五六十米、高不足半米的石拱桥。清澈的溪水在上游是平稳的，流经这些石阶缝时则变成白色的瀑布，飞溅的水花，并发出哗哗的声音。背着书包的孩子就从上面一步步踩过去、跳过去，虽然他们的动作很熟练，但还是让人禁不住为他们捏把汗……河对面是一个大概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房子已老旧。靠河这边有几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大树下面横着河埠头，也由青石砌成，上下分三到四级，长约十几米。村妇们蹲在光滑的石阶上或洗菜、淘米，或清洗农具，或用力搓衣，隐隐约约可听到已久违的捣杵声、嬉笑声。而夕阳的光辉便洒在过桥的小孩身上，洒在洗涤女汗涔涔的红脸上，洒在炊烟袅袅的村庄上，古朴温暖而又宁静安详！

路上风景！为什么会让人这样心情激动，印象深刻？一方面大概是其主要景点如黄果树大瀑布和苗寨民俗风情等，即使不去实地旅游，也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在电视、画报、网络上不知看到过多少次。而路上风景却不一样——由于是第一次看到，就会产生新奇感，尤其是那一种不设防的原始状态，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详氛围，怎不会让久居高楼大厦、被雾霾逼迫的城里人望眼欲穿、心驰神往！

当我从凝望中回过头来，却发现由于一路颠簸，车上的其他人大多昏昏欲睡，已听不见埋怨声……

我被蜜蜂蜇了下

王林军

早上起来，到阳台上拿了双袜子，一只穿进，一只穿到一半，突感脚背针刺样的疼。是袜子里混进了针头、竹丝？褪出来时，感觉袜子里有一团东西。心想坏了，难不成是蜈蚣。指尖捻着袜头，向地上使劲一抖，竟抖出一只蜜蜂来。

大清早，就这么匪夷所思的，我被一只蜜蜂蜇了一下。

想起来，我已有很多很多年没被小蜂们蜇过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则差不多每年都有被蜂蜇的经历。这倒不是说，小蜂们喜欢蜇人，实在是我们这些乡野孩子太过喜欢“招蜂引蝶”。尤其是在漫长的暑假里，无所事事的我们，整日晃荡在村头巷尾、田间地头 and 山野河塘之间，不是摸鱼捞虾，就是逮蚂蚱、捉蜻蜓、捕知了，甚至捅马蜂窝。

记得我们乡下的小蜂，主要有三种。最常见的是蜜蜂，另一种我们叫马蜂，个头比蜜蜂略大，身子比蜜蜂修长，“嗡嗡”声比蜜蜂响亮，也比蜜蜂要“凶猛”很多。还有一种，个头是三者中最大的，全身乌黑，我现在忘了它具体叫什么名，暂且就叫它“大黑蜂”吧。大黑蜂别看个头最大，却是三者中性格相对温和的，我们捉的最多的便是这大黑蜂。

过去在乡下的村路两边，依次排列着各家各户的茅厕。那茅厕低低矮矮的，大多用竹子做的椽子，小蜂们喜欢在竹子上打个洞，然后把家舒舒服服地安在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到。那洞打得真叫个圆，我想把咱们村所有的木匠、篾匠们都叫上，然后带上他们所有的“吃饭家伙”，也比不上大黑蜂们赤手空拳打的洞圆润、圆滑。动物世界，神奇得很哩！我们拿根稻草，伸进洞口，一阵拨弄，然后拿个空瓶子，罩住洞口，等着大黑蜂自投罗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招蜂招多了，被小蜂们蜇一下两下，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记得被蜇最凶的一次，是一天中午去猪圈里喂猪。那猪头大耳、膘肥体壮的，我踮着脚尖、拎着猪食桶才费力地举过猪栏，它就拱头甩尾、大声哼哼着，像已经饿了八辈子一般地猛扑上来，结果把猪食溅了我一头一脸，气得我找了根竹棒抽它。在喂猪的过程中，一眼瞥见猪圈旁的一棵香泡树上有一只大大的马蜂窝，几只大蜜蜂正围着“嗡嗡”地飞。见到这么大的马蜂窝，手就犯贱似的“痒痒”了起来，手里拿着的竹棒，好似也受到了某种召唤，在手心里猛然一紧。站定，瞄准，出棒，果然一捅一个准。扔棒，转身，拔腿就跑。忍不住回头，妈呀，一大群马蜂，如一个漩涡，像一阵旋风，在后头紧追不舍。一下，二下，三四下，也不知道被蜇了多少下，只知趴倒在地伸腿蹬脚“嗷嗷”乱叫。

鼻青脸肿，肥头大耳，躲在家里好几天不能出来见人。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乡野孩子却是很快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大黑蜂照捉不误，马蜂窝照捅不怕，任你蜇我千百回，我仍捉、捅不商量。想想，在童年和少年时候，无知无畏的我们，曾经祸害了多少的“蜂蜂蝶蝶”！

也许是在袜子里憋闷坏了，也许是天太冷了，也许是刚蜇了我一下，自己也大伤了元气，总之这一只蜜蜂，现在正躺在地上瑟缩着。照我童年和少年时候的性子，不是一巴掌把它拍死，就是一跺脚把它踩死，但今天我忍着它蜇我的痛，把它小小弱弱的身子弄到一张纸巾上，放在阳台温暖的一角，并在心里默祝它好运。人嘛，长大了，总该越活越善良，越活越慈悲。